

母亲的“年货” 满满都是牵挂

■黎秋玲(新快报记者)

卤鸭、香肠、腊肉、酥烧、煎堆、油麻丸、炸猪肉丸……2月6日,我在广州,收到了母亲从老家寄过来的这些年货,想象着母亲制作这些年货时,围裙上溅满了油星,手上沾满了面粉,额头熏出的汗珠,忙活了几天,她一定腰酸背痛,想想于心不忍,无可奈何,却也暖洋洋的。

这些香气四溢的客家食品,是母亲知道我在广州过年,为我提前精心准备的年货,当然,还包括父亲在果园里养的走地鸡,生熟荤素,一应俱全,已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。一包一包,熟悉的味道,满满都是牵挂,包裹着家人沉甸甸的爱。

“妈妈做的,才是最好的”

年前,我就跟母亲强调了很多遍,今年过年,千万不要煎煎炸炸准备那么多年货,广州啥都不缺。但母亲总是不屑地说:“妈妈做的,才是最好的,哪有过年不准备年货的……”

谈起吃,妈妈确实有聊不完的食材、能做出花样繁多的菜品,而过年的重要性远胜于其他的节日,母亲对于年货的准备,尤其重视,内容可谓丰富多彩。

其中一项重要内容,便是油炸年货:炸煎圆、炸馓子、炸芋圆、炸酥烧、炸猪肉丸,小时候母亲准备的这类年货,能满满装足几大缸。油炸食品耐保存,是客人极为钟爱的小吃及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待客上品,同时,油炸年食也预示着来年

“红红火火”的美好愿望。记得过完年,春季开学散学归来,还能去缸里掏几只炸圆来吃,香极。

成年后,知道准备这些油炸年货,工序繁多,需揉面、制作配料、还要整天在大油锅边站着,“您已经65岁了,油锅烟气重,别那么辛苦,请人做吧,或者不要做那么多啊……”我们姐妹都反对她再大张旗鼓张罗,但母亲总是不听,笑了笑说:“没事,这些都是你们从小到大最喜欢吃的,妈妈做的才好吃。”母亲过年的心理,就是年货要自己备,备得愈齐全愈好,以寓来年的丰足。

妈妈做的是最幸福的味道

除了油炸年货,母亲为我备的年货

里,还有两只大卤鸭,以及自制的腊肉、腊香肠。腊味是一道客家人过年时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味。腊味和油炸食品一样,容易保存,因此客家人喜欢在腊月时,腌制肉类。

“鸭子一只都有八九斤,我卤好了,鸭头、鸭脚、鸭翅斩开了,再分成了四大块,放冰箱保存,煮饭时,你再切小块,滴几滴酱油,很下饭的哈……”电话那一头,妈妈不停叮嘱着,浑然不觉,她对话的女儿,已年近40,也是9岁和4岁孩子的母亲了。电话这一头,我心里不禁笑母亲“啰嗦”,嘴里“好好好”地甜甜应着。我想,如果此刻在母亲身边,定会和小时候一样,把从油锅里刚捞起的酥烧,塞块到嘴里,嚼着那

香喷喷、肉质鲜美的酥肉,吃起来那么暖心;或是把母亲吊在晾衣架上的卤鸭,取下来,掰断鸭脚,啃起来……至今回想起来,那弥漫的肉香,是童年最幸福的味道。

有了父母准备的自制年货,即使出嫁,即使异乡,即使不能与父母相聚,但这个年,因这难忘的家乡好味道,传递着无尽的乡思。我想,母亲准备这些食物,也不是什么“吃头”,而是放置她那一颗疼爱和挂念之心,这浓浓的亲情才是最好的年货,心在一起,就是更好的团圆。岁月如神偷,拼了洪荒之力,偷走了父母的容颜,希望不要偷走父母的健康,愿年年都有幸福的父母牌“年货”。



留守广州的春节,同样温暖

■王亮(“90后”广漂)

算上今年,这是我在广州度过的第三个春节。

广东的冬天来去匆匆,三年间,家乡熟悉的三九寒冬,银装素裹的山峦与房檐,只在记忆中闪现。大学毕业,我像无数工科出身的前辈一样,前往南方寻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,辗转于广州深圳两地。

今年本早已决定回湖北老家过年,却因防疫需要,熄了念想。

把时钟拨回十年前,彼时我还在鄂西北的一座小城里上中学。冬天的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,我胡乱地把课本和作业塞进书包挤出教室的大门,踏着吱吱作响的雪地快步奔回家,无论风雪多么寒冷,远远看见家中那盏暖黄色的灯,浑身就像被阳光包裹住般的温暖。



围坐餐桌,水饺冒着热气,一家人说些并无主题的零散家事,心里妥帖没有一点褶皱。

翌日,我拿出平时攒下的零花钱,约上三五个玩伴去吃那家因离学校太远只有周末才能光顾的拉面,一起讨论最近看过的课外书和动漫,然后买下零食和饮料去某个同学家里看漫画或者玩桌游,偶尔瞥向窗外飘落的雪花,那时候觉得雪落地的速度真慢,没想到等它落下的时候,我们早已不是记忆里无忧又无虑的少年。

等到了腊八,年味已经浓郁到可以闻到和尝到了——厨房里多了腊肉和腊八粥,茶几上摆放上糖果和点心。小年前后,外出务工的亲戚们陆续赶回家中,带来各式新潮的小礼品和吃食。大人们聚在饭桌上谈论一年的得失或是趣事,年龄相仿的堂表兄弟和姐妹占据房间,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有那么普及,电脑成了大家争抢的对象,女孩们想用来看剧,男孩们期待着电子游戏。

除夕终于来了。那晚,穿上崭新的衣裳,一大家人守着电视等待八点的春晚,在欢声笑语中,农历里一年的最后一晚就这样悄然滑过。

午夜时分,家里小辈给长辈拜年,打好贺词的腹稿,接过红包,然后跟随大人们去放鞭炮,随着第一声炮竹声响起,整个社区就像是被激活了一般,伴随着鞭炮和烟花的隆隆声,辞旧迎新的除夕夜就被拉进了依依不舍的被窝。

初一到初八,走亲访友拜年串门必不可少。到元宵节,那时当地政府每年会联合企业举办元宵烟花会,吃完汤圆的人们不约而同涌向汉江边聚集,万人空巷,好不热闹。

烟火在夜空中勾勒出各式的图案,等到烟火散去,人们知道该把生活从节日的欢愉之中拉回忙碌的正轨。

热气腾腾的水饺、厚厚的一沓红包、夜空中的烟花……那些场景,无论何时我身处何地,都像是一张张老相片牢牢地粘在春节的记忆里。即便离家千万里,想起这些画面也能闻到记忆里的年味。

为了防控疫情,今年很多人响应国家号召选择了原地过年。虽然身处异地,但是日趋发达的移动互联网可以让我们随时与家人“会面”,手机上也可以收送红包表达节日的祝福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求,人们已不再用鞭炮吓走传说中的年兽,而是用自觉和奉献控制疫情这头猛兽,城市的居民很少再取下旧符换上新桃,而是整理好心情辞旧迎新创造美好的生活。

春节依然是每个中国人心目中最重要的节日,象征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即如此刻,留守广州的春节,同样温暖。

子鼠辞去,丑牛临门,我想今后每一年的春节都会比以往更加美好,我们的国家会更加富强。